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十九

七奇圖說 西洋南懷仁 上古製造弘工，記載有七，所謂「天下七奇」者是也：

巴必鸞城。

銅人巨像。

尖形高台。

茅索祿王塋墓。

供月祠廟。

木星人形。

法羅海島高台。

公樂場附，海舶附。

一、亞細亞洲巴必鸞城：瑟彌辣米德王后，創造京城池。形勢矩方，每方長五十里，周圍計三百里，城門共一百處，門皆以淨銅為之。城高十九丈，闊厚四丈八尺，以美石砌成。城樓上有園圍樹木諸景，引接山水，湧流如小河然。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。

二、銅人巨像：樂德海島銅鑄一人，高三十丈，安置海口。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，兩足踏兩石台，跨下高廣，能容大船經過。左手持燈，夜則點照，引海舶認識港口，以便叢泊。銅人內空，從足至手，有螺旋梯上升點燈。造工者每日千餘人，凡十二年乃成。

三、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台：多祿茂王所建，地基矩方，每方一里，周圍四里；台高二百五十級，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，高二尺五寸；頂上寬容五十人。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。

四、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：亞爾德彌細亞王后，追念其夫王，建造塋墓。下層矩方，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。穿廊圓拱，各寬七丈餘。內有石梯至頂，頂上銅輦一乘，銅馬二匹，茅索祿王像一尊。其奇異：一制度，二崇高，三精工，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。將畢，王后憶念其夫王，悵悶而殂。

五、亞細亞洲厄佛俗府供月祠廟：宏麗奇巧。基址建在湖中，以免地震摧倒。高四十四丈，寬二十一丈，內有細白石柱，凡一百五十七株，各高約七丈。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。廟外四面各有橋，以通四門；橋最寬闊，以細白石為之。正門前，安置美石精工神像。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成。

六、歐羅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：斐第亞，天下名工，取山中一最堅大石，雕刻木星人形，身體弘大，工精細巧，安坐廟中。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：「設此宏大之軀起立，寧不衝破廟宇乎？」工師答曰：「我已安置之，萬不能起立。」

七、法羅海島高台：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，崇隆無際。高台基址，起自丘山，以細白石築成。頂上多置火炬，夜照海艘，以便認識港涯叢泊。

古時七奇之外，歐羅巴洲意大利亞國羅馬府營建公樂場一庭，體勢橢圓，周圍樓房異式四層，高二十二丈餘，俱以美石築成。空場之徑七十六丈，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，於公樂之時，即出猛獸，在場相鬥。觀者坐團圓台級，層層相接，高出數丈，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。其間各有行走道路，不相逼礙。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，至今現存。

海舶百種不止，約有三等。小者僅容數十人，用以傳書信，不以載物。其腹空空，自上達下，唯留一孔，四圍點水不漏。下鎮一石，一遇風濤，不習水者盡入舟腹，密閉其孔，涂以瀝青，使水不進；操舟者，縛其身於檣桅，任水飄蕩。其腹空虛，水不沉溺，船底有鎮石，亦不翻覆。俟浪平，舟人自解縛，萬無一失。一日可行千里。中者容數百人，自小西洋以達廣東，則用此舶。其大者，上下八層，高約八丈。最小一層，鎮以沙石千餘石，使舶不傾側震盪。二、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。海水得淡水最艱，須裝千餘大桶，以足千人一年之用，他物稱是。上近地平板一層，中下人居之，或裝細軟切用等物。地平板外，則虛百步，為揚帆習武遊戲之地。前後各建屋四層，為尊貴者之居。中有甬道，可通頭尾。尾建水閣，可納涼，以待貴者游息。舶兩旁列大銃數十門，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。上下前後，有風帆十餘道。桅之大者，二十丈，週一丈二尺；帆闊八丈，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為之。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，其纜繩週二尺五寸，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。水手二三百人，將卒銳士三四百人，客商數百。有舶總管貴官一員，是西國國王所命，以掌一舶之事，有賞罰生殺之權。又有舶師三人，通天文二士。舶師專掌候風使帆，整理器用，吹號頭，指使夫役，探試淺水礁石，以定趨避。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，晝測日，夜測星，用海圖量取度數，以識險易，知裡道。又有官醫，主一舶疾病。有市肆貿易食物。大舶不畏風浪，獨畏山礁淺沙；又畏火，舶上火禁極嚴，千人之命攸係。其起程但候風色，不選擇日時，亦未嘗有大失。若多舶同走，大者先行引路，舶後尾樓，夜點燈籠照視。燈籠週二丈四尺，高一丈二尺，皆玻璃板湊成。行海晝夜無停。有山島可記者，指山島行，至大洋中，萬里無山島，則用羅經以審方。審方之法，全在海圖量取度數，即知舶行至某處，離某處若干里，瞭如指掌。

張山來曰：極西巧思獨絕，然吾儒正以中庸為佳，無事矜奇鬥巧也。

訶庵偶筆 新安汪□□

孝感縣一婦，不孝於姑，雷下擊之。婦急以血袴蒙頭，雷為所厭，欸然墜地，形如鷹而稍大。其家以香湯沐浴之，奉於香火座上。雷仍自褻其翅羽，其家又為作法事，一旦風雨飛騰而去。此婦自以為得計，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，一日河邊漂衣，天無纖雲，忽聞雷轟，婦已斃矣。

張山來曰：鬼神之屬，類惡污穢，污穢之取惡固宜，但往往偶一相值，即不能運其威靈，誠不可解。我若為雷神，則以柳下惠「爾焉免我」之度量，效皋陶「執之而已」之用法，並行不悖，亦何不可？

康熙癸丑，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豬三十六頭，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，同載入舟。俄而疾雷揖篷轟擊，三十六頭，一時皆斃。獨一頭無恙。則用錢所買者也。賣豬人以假銀買賣，為人所執，訟之於縣。縣官詰之，供雲：「實係賣豬得來，非某假造。」官問：「汝識其人否？」曰：「買豬人雖識其貌，不識其住處。而載豬之船，現在郎家橋。」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，果獲之，縣官痛責枷示焉。

張山來曰：雷所擊者，不孝與用銅為多，而光棍不與焉，則何也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，只以光棍為更當擊耳。雷之不及光棍，殆亦畏之耶？抑多而不勝擊邪？

高懷中，業鱸面於揚州小東門，日殺鱸數千。一婢憫之，每夜分，竊缸中鱸，從後窗拋入河，如是積年。一日麵店被焚，婢踉蹌逃出，為火所傷，困臥河濱。夜深睡去，比醒而痛減，火瘡盡愈。視之，有河中污泥，堆於瘡處，而地有鱸行跡，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。按醫書：河底泥，能塗湯火傷。高感其異，遂為罷業。及拆鍋，下有洞穴，生鱸數石盤其中，盡舉而縱之河。

上海朱錦，初投潘尚書為家人。後其子游泮，入謝於公。潘曰：「汝子已係朝廷士子，可以門生禮見，勿復作主僕觀也。」即檢其靠身文書遺之。朱不勝感激，曰：「荷洪恩，須當報效，庶慊微心耳。」潘曰：「我富貴已足，何賴於汝？」朱懇請不已。潘沉吟再四，乃曰：「現今文廟圯壞。汝能修葺，賢於報我遠矣！」朱即獨力營繕，頗稱華煥。此事已過百餘年，人亦無有憶及之者。順治己亥科，會元朱錦亦上海人，官翰苑，至康熙王子歿。臨卒時，文廟正梁，年久朽壞，亦以是刻崩頽。視其建造之姓名，即朱錦也，始知會元乃其後身。事詳《上海志》。又縉雲鄭賡唐，天啟丁卯孝廉，亦以儒學為兵火所毀，躬自督造，晨夕不輟。其

子唯颺、載颺相繼登進士。今人唯知崇飾寺觀，以希冥福，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，反秦越視之。抑知東家氏之靈爽，固若是其彰彰也乎！

張山來曰：此事若論功，當以潘為首，而朱次之，豈為潘已富貴耶？至於不報前之朱錦，而報於百餘年後之同名者，則又何也？

儀真孔姓者，於荒年購得《孔氏家譜》，遂詣縣冒陳聖裔。時值變亂之餘，聖胄散落，縣為申請，得補奉祀生，遂於家安設聖位。然其人無行，淫人之妻；夫死，遂娶為妾；而己妻亦有淫行，鄉里薄之。鄰有塾師，夜夢一儒者乘車，上豎一旗，題曰「司馬牛」，弟子從者甚眾，皆頭帶包巾單於髻上，方項有帶者，語塾師曰：「來日此處有事，汝當避之。」覺而駭甚，如言避去。至午後，火發，孔姓者從外奔歸，見火勢尚緩，亟入，欲攫其譜。甫進門內，火忽四合，夫妻遂焚死。

張山來曰：此事予猶及見之。然亦此人不肖，故遭此報耳。

柳軒叢談 寄園寄所寄

婺源江君輔，幼工奕，稱國手。年十七，忽一人扣戶，稱江北某家，延請角技。君輔祇被隨之往，月餘，抵中州某宦宅。其人先入內，見某宦，詐雲：「吾途窮，鬻吾子為歸串。」既得金，立契，復涕泗曰：「父子情，不忍面別，請從後門去，免吾子牽衣慘狀也。」宦信之。君輔方久坐堂上，訝無出肅客者。忽一翦頭扁肩水桶，目江大聲曰：「爾新來僕，速出汲。」江驚異，厲聲爭之。宦從內出，持券示曰：「爾父賣爾去，復何云？」江曰：「異哉！君數千里遣使迎我手談，乃為此不經語乎？誰為吾父？」出所著《奕譜》呈宦證之。宦大驚曰：「汝果能勝我，言即不謬。」甫對著，君輔連勝數局，宦爽然，深相禮貌。其地有國手，從無出其右，宦忽請對局，輔又連勝。宦大喜，待為上客，盤桓數月，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，獲金數百歸。

張山來曰：此當是某宦故作狡獪耳！不然，賣子為僕，豈不睹面而遽成交邪？

嘯虹筆記 寄園寄所寄

篆學圖書，多出於新安，為他郡所不及。如汪夢龍，休寧西門人，名濤，字山來，多膂力，人呼之「夢龍將軍」。真草隸篆，以及諸家書法，無所不精。每寫一家，從不致雜入一筆。大則一字方丈，小則徑寸千言。鐵筆之妙，包羅百家，前無古人。少時至楚中販米，逆旅暇日，偶至一寺，見衣冠者十餘輩，在佛殿以沙聚地，成字徑丈，曰「岳陽樓」。山來笑謂曰：「是可以墨書也，何艱於八法乃爾耶？」眾驚愕，因白之郡守，延入署，煮墨一缸，山來以碎布蘸墨，書於扁上，頃刻成。守歎賞久之，因囑山來落款於後，曰「海陽汪濤書」。至今樓雖屢修，而此匾不能易也。其徒王言，字綸紫，北門人。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，隸書直追中郎，至於行楷，各盡其妙。

張山來曰：僕與汪君同字山來，彼於書法精妙乃爾，僕則十指如懸錘，深以為憾。豈靈秀之氣，為彼所獨得邪？猶憶為童子時，得一圖章，形扁而空其中，一面刻「月色江聲共一樓」七字，一面刻「雪夜書千卷，花時酒一瓢」二句，俱朱文。其傍一刻「辛酉秋日篆」五字，又「汪濤」二字，一刻「山來」二字。今此石尚存篋中。向亦不知山來為誰，由今觀之，真足發一笑也。

燕觚 鈕琇玉樵觚勝

宣城高檢討遺山，言其族兄某，於崇禎中訓蒙村廟。暑夕散徒，納涼庭間，忽見廟殿青燈影影，因從窗楞窺之。內有一人，危冠方袍，南面而坐。兩傍童子以次侍立，約十餘人，深目巨鼻，貌極猙獰。高拍窗驚呼，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：「吾亦師也。所訓諸徒，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。上帝憫其目不識丁，欲使稍習文字，略知仁義。天下將亂，子遺之民，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。吾身隱少微，適奉天帝命來此，分方授業，暫假廟席，月餘事畢矣。」語後入殿，息燈，寂無所見。

張山來曰：公侯將相中，盡有「沒字碑」在，想未在此村廟中讀書耳。然皋、夔、稷、契，所讀何書？即不識字，未為不可。但徒為舞文輩地耳！

京城東偏有民家，生一女，能言之歲，忽曰：「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，何以在此？我欲歸我家矣。」跡鄭之居，與女家相去二里許，某秘之，不以告。女甫能行，即出戶覓鄭居。或時趨出巷外，其家輒抱持之，防其逸。而女之求歸益堅，不得已，以聞於鄭，鄭乃迎之，蓋八齡矣。重堂邃室，皆若素游，直入踞床，南面而為婦言曰：「我之子與媳安在？不速出見？」眾方匿笑旁睨，濂適自外來，起而曰：「我別夫日子久，豈遂不相識耶？」籠篋之皮，香履之存，靡不一一指點其處。鄭郎中以事近怪，不逾宿而遣之。然聞者驚相傳告，旋徹內庭。今上召詢濂，濂不敢隱，因命續再世之婚。濂辭以「年齒甚懸，且臣之子已生孫矣，居室名言，恐有未順。」上曰：「天命之也，待十三歲而婚，誰曰不宜？」濂奉旨屆期成禮，伉儷如初。

張山來曰：不識定情之夕，亦有所痛楚否？

豫觚 鈕琇玉樵觚勝

永城有張生者，屢就童子試，不遇。讀書芒碭山天齊寺。攻苦之暇，散步殿廡，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，戲拊其背曰：「人間安得如公者，吾與論心訂交乎？」是夕，生篝燈禪堂，披簡孤坐，忽聞扣門聲，且曰：「君所願交者來矣。」啟扇而迎，則晝所見判官也。始頗疑懼，繼稍款洽。坐談之頃，溫語莊言，纏纏動聽。生且喜得佳友。由是定更輒來，夜分乃去，率以為常。生久之與習，因自陳轉軻有年，莫測榮枯所詣，乞其搜示冥冊。神響聲曰：「君無顯秩，即一芹猶難擢也。奈何？」生不覺憤慟，堅請為之回斡。神徐曰：「當為君圖之。」閱數夕至，曰：「已得之矣。山東某邑，有與君同姓者，應於明年入泮。吾互易其籍，可暫得志。然事久必露，君其慎之！」嗣後神不復見，生亦歸里。試果獲售，悉如神言。浮沈龔宮十餘載，忽夢神倉皇前訴曰：「吾因與君一日之契，潛竄冷錄，已蒙帝譴，法當遠戍。茲行與君永別耳。」生覺而惘然。未幾，亦以試劣被黜。

張山來曰：君雖因生被譴，而愛才若此，殊足千古！

李通判者，山西汾州人。其前世為鄉學究，年逾五旬，閒居晝臥，夢二卒持帖到門雲：「吾府延君教授，請速往。」挾之上馬，不移時，至一府第，如達官家。青衣者引之入，重闌煥麗，曲檻紆迴，最後書室三楹。坐頃，兩公子出拜，錦衣玉貌，皆執弟子禮。日夕講課不輟。書室外院，地逼廳事，時聞傳呼鞭笞之聲，特不見主人為怪，且不曉是何官秩。請於二子，二子曰：「家君即出見先生矣。」未幾，主人果出，冠帶殊偉，晤語間，禮意款洽。學究因言：「晚輩承乏幕下，久且閱歲，不無故園之思。」主人微曬曰：「君至此，已不可歸。然自後當有佳處，幸勿復多言。」學究淒然不樂，竟不知身在冥府也。一日，主人開宴，邀學究共席。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，強之乃行。廳事設有四宴，掃徑良久，一僧肩輿而至，極驕從之盛，曰「大和尚」。又一僧至，如前，曰「二和尚」，直據南面兩宴。學究、主人，依次列坐。主人與二僧語，學究皆不解。酒果亦並非人間物。酒半，忽見一梯懸於堂簷，二僧出躡之，冉冉而去。主人促學究從而上，攀援甚苦，倏然墮地，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。襁褓中能語如成人，但冥府有勿言之約，不敢道前世事。生四歲，握筆為制義，評驚其父文，可否悉當。後登崇禎乙榜。順治初，通判揚州。天兵南下，出迎裕王。王手掖之，如舊相識，曰：「當時事猶能記憶耶？」一笑馳去。潛窺裕王狀貌，即所見「二和尚」也。而「大和尚」未知出世為何如人。

竇四者，沈丘槐店竇生之佃也。康熙庚午夏日，四婦將逼晚期，夢黑丈夫頰而髯，謂之曰：「我欲暫托汝家，幸勿加害，當有以報。」次日之晡，產一龍，蜿蜒逾尺，鱗角俱備，項間有黃髮如馬鬣，拂拂而動。婦極驚怖，意欲斷除。忽飛蟠屋樑。因憶前夢，姑置豢焉。不三日，驟長數丈，夭矯遊行，就乳則體仍縮小，如初生時。熟習日久，飼以雞卵，亦能啖也。沈丘范令，親往其家視之。

張山來曰：不知此龍何以報母？

秦觚 鈕琇玉樵觚勝

崇禎末，蒲城人屈曼者，為縣隸，性嗜酒。一日持檄下鄉，中途醉臥，夜半乃醒。時朗月如晝，見古槐樹間，有年少書生，烏

巾絨袍，仰月呼吸。俄而口吐一珠，色赤於火，以手承弄。曼踉蹌而前，遽向生手奪取吞咽。生怒爭不已，既而曰：「假汝經年，仍當歸我耳。」隨失所在。曼吞珠後，覺體甚飄忽，舉念即至其所。旋有黠者，僱曼入省會投文，距西安二百餘里，食頃已到，並不見其跋涉之跡。試之他事皆然。眾咸謂其得隱形術。適御史巡蒲，錄諸訟牒，怨家重賂曼，徑入堂掣牒，左右無見者。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，案牒翻自動，心甚駭異，急以所佩印重按，忽得人手，其全體亦遂現。立命篋斃。曼埋逾夕，其地墳起，成一小穴，若有物出入狀。蓋書生取珠為之。

張山來曰：屈曼得珠，反以自斃，想亦書生啟御史之哀耳。

吳觚 鈕琇玉樵觚勝

嘉興東門外，有史癡者，娶婦甚美，遣之別嫁，佯狂行乞於市。所乞之家，貨必倍售。以是遇其來，輒施以錢。或有過門不入者，雖招與之，掉頭不顧也。蓬首，發如亂絲；沍寒時，身衣單衫，以破絮纏兩足，日至河中濯之，曳冰而走，琤琮有聲，以為樂。乞錢沽酒，飲輒醉，餘錢置道旁牆隙中，雲：「有緣者任得之。」問與人言禍福，多奇驗。有老嫗素相識，忽詣之曰：「詰朝當有少錢助汝。」是夜，即於嫗門端坐而逝。人聞其死，爭致賻錢，嫗果大獲。既舉棺，輕若無人，蓋屍解矣。

餘所交「海內三髯」，一為慈溪姜西溟，一為邵陽康孟謀，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。其年未遇時，游於廣陵，冒巢民愛其才，延致梅花別墅。有童名紫雲者，儂麗善歌，令其執役書堂。生一見神移，贈以佳句，並圖其像，裝為卷帙，題曰「雲郎小照」。適墅梅盛開，生偕紫雲徘徊於暗香疏影間。巢民偶登內閣，遙望見之，忽佯怒，呼二健僕縛紫雲去，將加以杖。生營救無策，意極彷徨，計唯得冒母片言，方解此厄。時已薄暮，乃趨赴母宅前，長跪門外，啟門者曰：「陳某有急，求太夫人發一玉音。非蒙許諾，某不起也。」因備言紫雲事。頃之，青衣媪出曰：「先生休矣！巢民遵奉母命，已不罪雲郎。然必得先生詠梅絕句百首，成於今夕，仍送雲郎侍左右也。」生大喜，攝衣而回，篝燈濡墨，苦吟達曙。百詠既就，亟書送巢民。巢民讀之擊節，笑遣雲郎。其後紫雲配婦，合巹有期矣，生惘惘如失，賦《賀新郎》贈之雲：「小酌茶蘼釀。喜今朝釵光鈿影，燈前滉漾。隔著屏風喧笑語，報導雀翹初上，又悄把檀奴偷相。撲朔雌雄渾不辨，但臨風私取春弓量。送爾去，揭鴛帳。■六年孤館相依傍。最難忘，紅蕤枕畔，淚花輕颺。了爾一生花燭事，宛轉婦隨夫唱。努力做稿砧模樣。只我羅衾渾似鐵，擁桃笙難得紗窗亮。休為我，再惆悵。」此詞競傳人口，聞者為之絕倒。

張山來曰：聞髯在水繪園，每年索俸三百餘金。辟疆訝其多，髯曰：「我不須金，但以某郎伴我，一夕一金耳！」然不知為紫雲、為楊枝也。

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，名媚，性愛狸奴。有字烏員者，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玩，珍重之意，逾於掌珠。飼以精粲嘉魚，過饜而斃。夫人惋悵累日，至為輟膳。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，延十二女僧，建道場三晝夜。